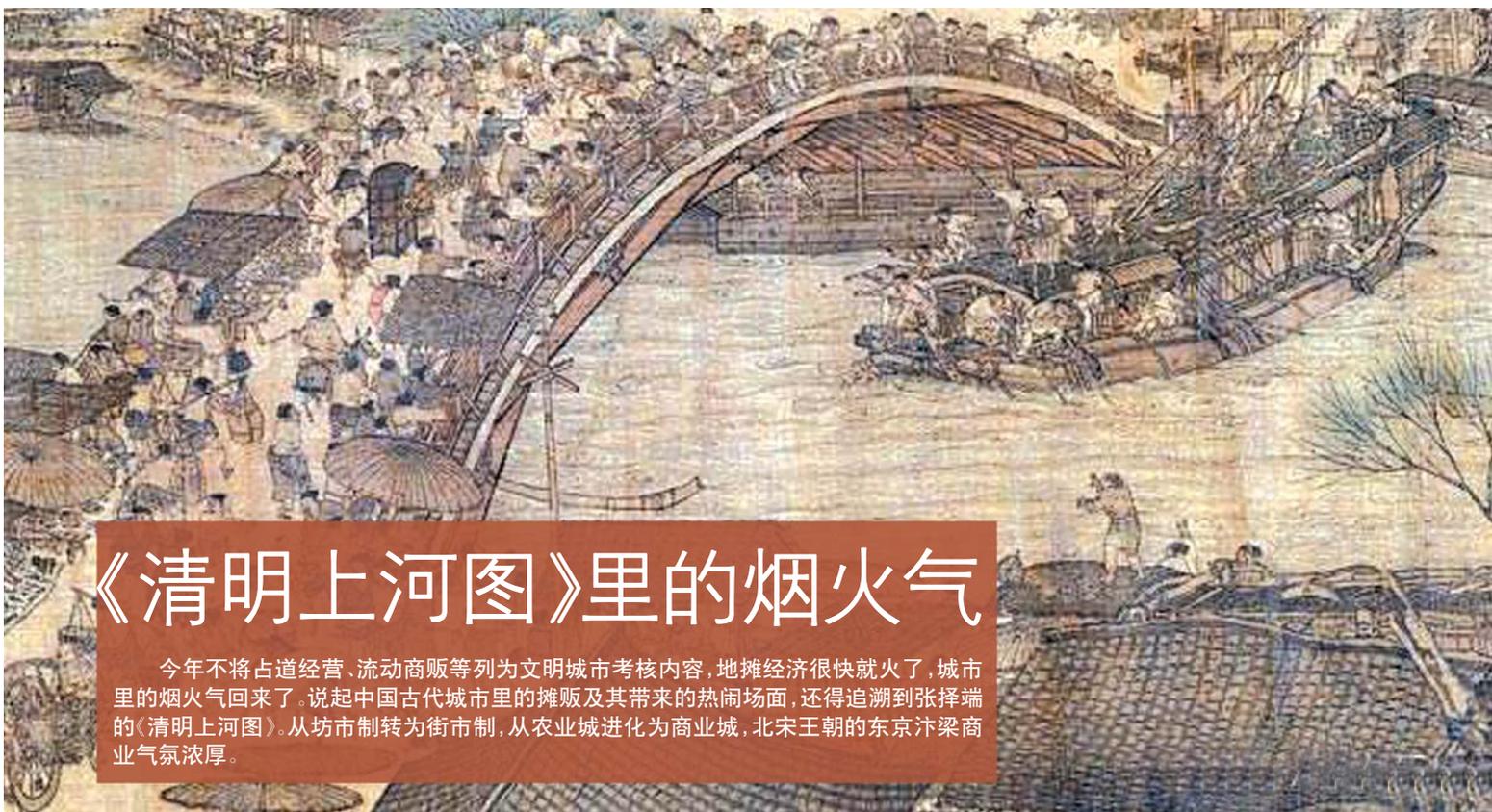
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1-12

齐鲁晚报

2020年6月5日
星期五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□美编：继红
□编辑：李皓冰

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烟火气

今年不将占道经营、流动商贩等列为文明城市考核内容，地摊经济很快就火了，城市里的烟火气回来了。说起中国古代城市里的摊贩及其带来的热闹场面，还得追溯到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从坊市制转为街市制，从农业城进化为商业城，北宋王朝的东京汴梁商业气氛浓厚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

城市商业氛围浓厚

展开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画面，“热闹”两字迎面扑来。正如评论家吴宽所说：“恍然如入汴京，置身流水游龙间，但少尘土扑面耳。”

张择端的画笔，描绘的是北宋末年徽宗时代汴梁郊区、城内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。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，在汴河边上。据统计，当时汴梁城人口有26万户，如果以每户5个人计算，总共130万人左右，再加上常年驻军约有40万，差不多有170万人口。在当时，汴梁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。

在宋代之前，中国流行的是坊市制。坊是居住的区域，外部有坊墙封闭，坊与坊之间靠街道相连，构成了棋盘式的城市格局。市是商业区，不仅集中设置，而且定时启闭。偌大的唐代长安城，只设置了西市和东市两个商业区。因此，古人采购东西是件非常麻烦的事，经常需要多处奔波。在《木兰辞》里，花木兰为了置办齐参军的装备，甚至要“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鞞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”。

汴河即是隋代大运河的通济渠。唐安史之乱后，江南兴盛，汴河成了运输江南税赋物资到长安、洛阳的重要航线。向北可入河北，向东北可入山东，向东南可入江淮，向南可入鄂湘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

宋代城市商业氛围浓厚，还有个重要原因：宋太祖开国后重文轻武，放任土地兼并，允许甚至鼓励官员经商，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。官员利用专营制度，以公为名，行私之实，茶业、盐业、木材业领域尤为严重。就连号称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的宰相赵普，也广占土地兴建邸店，成了大富翁。

上行下效，人人热衷于发展商业，所以宋代的商业气息空前浓厚。官府、官权富贵及平民百姓，争相在汴河沿线黄金地段建造酒肆、邸店，开展形形色色的商业活动。

小商小户居多

由于五代十国连年战乱，东京汴梁的城建并不系统，城内甚至很难找到笔直的街道。加上拆迁阻力大，一直没能形成长安城那样的棋盘式格局，反倒是沿着汴河这条黄金水道周边，会聚起大量的商业经营者，形成独特的城市风景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所展示的河市，是图中描绘最精彩的部分。河中船只络绎不绝，首尾相接，有的沿岸停泊紧张卸货，有的逆流而上满载货物。船夫摇橹撑篙，纤夫齐心拉纤；河边商铺林立，四方商贾、京城市民在此洽谈宴饮作乐。

内城的业态就更丰富了。大街上有骑马的，有领着骆驼队出城的，两边有临街做生意的。“香丰正店”是全画里最醒目的店面，酒店大门前面扎着绚丽的彩楼欢门，挂着彩球，这应该是当时城里最豪华的酒店。

“民以食为天”是条亘古不变的真理。宋代笔记《东京梦华录》里提到，东京汴梁有100多家店铺，其中酒店、饮食店占了一半以上。高档的酒店叫“正店”，有72家，“香丰正店”就是正店，拥有造酒和卖酒的资质。画图中还有众多食品店。东京汴梁的食品店分北食、南食、川饭店三种，口味丰富。这些食品店里有规模较大的，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得胜桥郑家油饼店，“动二十余炉”；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、皇建院前郑家最盛，每家有五十余炉，需要雇几十名工人劳动。

不过，干餐饮的还是小商小户居多。在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除了“孙羊店”这样有名有姓的大食品店，随处可见的是那些沿街叫卖者。勤劳的他们，给生活在城里的人提供了方便。

当时的人们广告意识已经挺强。在图画中可以看到“王家纸马店”“饮子”“香饮子”等各种市招。当然，多数业户连市招都不需要，货物往那一摆，就知道是卖弓箭、车具、木器、书画、笔墨、水果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北宋商业经营时间大大延长，兴起了夜市与早市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有多个店家使用了灯箱广告，如“正店”“脚店”。灯箱类似于现在的霓虹灯，是店主人在夜间招徕顾客用的，遍布的灯箱体现了北宋夜市的兴盛。

宋徽宗年间，夜市尤盛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夜市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又复开张。如要闹去处，通晓不绝……冬月，虽大风雪阴雨，亦有夜市。”关于早市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亦有描述：“诸门桥市井已开……酒店多点灯烛沽卖，每分不过二十文，并粥饭点心。亦间或有卖洗面水、煎点、汤、茶、药者，直至天明。”

竖立“表木”，禁止商贩“侵街”

与现在一样，满街的商贩，同样考验着北宋官府的城市管理智慧。

伴随着临街商铺的产生，占道经营的现象也日益突出，当时称之为“侵街”。在图画中，各种违制侵街行为直接改变了街道面貌。沿街搭建的各种凉棚、摆放在街路上的桌椅等，把街道空间作为店铺空间延伸，大大缩减了道路的宽度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“坊无广巷，市不通骑”的现象，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。

为此官府设立“街道司”，负责维护城市秩序，甚至会动用强制手段，拆除侵街的建筑物。但是，在执法过程中，官府会考虑普通民众的不易，柔性操作。

宋真宗天禧四年(1020年)，开封府申请强制拆除侵占街道的民房，“上以劳扰不许”。元祐五年(1090年)，范祖禹上书宋哲宗，建议对侵街的民房，“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，无令过当拆屋”。

为规范摊贩经营，宋政府还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，竖立“表木”，作为禁止“侵街”的红线。红线之内，允许设摊、开店，但不得侵占红线之外。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虹桥两头，就树立有四根“表木”，桥上两边，小商贩开设的摊位，都在“表木”的连线之内，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。

这样，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，也不至于妨碍公共交通。

□董彦岭

地摊：城市中最自由随性的商业形式

地摊存在于城市的角角落落。它给城市提供着便利，也给城市制造着“麻烦”；它丰富着城市，也考验着城市，有它太吵，没它太静。地摊是城市中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，是一种意蕴丰富、自由随性的商业形式。

地摊是最原始的商业形式，是现代商业的起点。世界各地的先民，就是用摆地摊的方式卖出自己多余的物品，换回自己需要的其他物品，日出而聚，日落而散。地摊蕴含着现代商业所有复杂元素的萌芽。现代化的股票交易所，曾经有过地摊阶段。例如在英国伦敦，股票交易所最初是在街头巷尾买卖，风吹日晒，雨雪侵袭，后来聚到咖啡馆，咖啡馆的其他顾客嫌他们太吵，他们就自己出资建起专门的交易所，即伦敦股票交易所。地摊贯穿古今，到了网络时代也有其新潮形式，网上的一些小店可以说是虚拟时代的地摊。

一个人的商业才能可以通过摆地摊来展现，同样，一个人也可以通过摆地摊来学习商业运作。一个人如果突然说：给我100万元，我给你赚200万元，我是很难相信他的。除非他有过去用100元赚到200元的经历。大事总是从小事做起，地摊就是未来的千万富翁们的起点。有一次坐火车，遇到一个个子娇小的女大学生带着一个很大的皮箱，我帮她将皮箱放到行李架上。攀谈中她告诉我，她在青岛上大学，节假日和晚上没有学习任务时，她就到批发市场批一些小商品，摆地摊去卖。两年多来，她已经知道从哪里可以批到价廉物美的商品，也知道了在哪里生意比较好做。她居然能够通过摆地摊挣够了自己的生活费。她大大的皮箱里就是买的一些海产品，带回甘肃老家去卖。我觉得她具有对市场和交易的敏感性，“钱途”不可限量。

地摊是一种真正的市场行为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买主，也可以成为卖主。它不仅是一种交易安排，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聚会。它可以随时随地、不拘一格。既可以在霞光初照的清晨，也可以在华灯初上的傍晚。商品五花八门，人物更是三教九流。在这里，摊主是自己商品的主人，有的还参与和见证了商品的制作流程，和自己的东西有着深刻的联系，而且有遇到知己慷慨降价的权利。

地摊也是一座城市传统和文化的一个侧面。地摊展示的不仅是一件件别致实用的小商品，也展示了一种文化，是种种千奇百怪的创意，是一个城市历史的传承。一个人要认识一个城市，读懂一个城市，不仅仅看现代建筑，也要看它古老的胡同街巷。同样，要认识一个城市的商业文化，不仅仅要去大商场、大超市，也要看他的小商贩和地摊。城市传统的文化和精神，在这些商贩和地摊中顽强地生存着。这个草根商业形式，生生不灭，代代相传。有传统手工艺，有各种引人流口水的小吃，也有传统手工艺兼小吃。这些工艺品和小吃，都打着深深的城市传统和特色的烙印。

地摊也是一种大众时尚的展示。常常看到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在地摊小巧精致的各种小饰品前流连忘返。她们可能收入很少，买不起真金白银，但她们非常爱美。花十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，买一个小东西戴戴，那是怎样的一个满足。

地摊有些不拘小节，有些江湖气，它的自由随性有时给城市交通和城市形象带来了麻烦，但也给城市带来了便利和生机勃勃的气息。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，有了自己新的朋友，譬如时尚大气的酒店、超市。这些新朋友衣着光鲜，中规中矩。但如果只有它们，城市就少了活力，少了特色，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就没有多少区别。地摊是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应该保护的传统文化的遗存。

现如今，地摊在现代城市中不仅有商业功能，也成为一种文化和民俗的现象。是一种传承，一种表达，一种宣泄和释放。当然，它还是特定城市人群的谋生场所，是不特定城市人群的购物乐园。城市应该学会和地摊和平共处。我们应该给地摊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。城市应该有足够的智慧，和地摊和平相处，和谐共荣。